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五十二回 懷宿怨誣奏忠良 出憤言挽回奸計

卻說武承嗣奏了一番言語，武則天怒道：「寡人從前也不過因先皇臣子，不肯盡行誅絕！明日早朝，汝候在金殿奏明，好立時拿問。」武承嗣道：「陛下如此，則安居無事矣。」道罷復安慰了武后一番，薛敖曹安心在宮內陪伴，然後出來，與武三思議議了一晚。次日五鼓進朝，山呼已畢，左右文武大臣，兩班侍立。忽然武承嗣上前奏道：「臣兒受陛下厚恩，正思報效，風聞有旁人怨恨，說陛下嚴貶親子，廢立明君，致將天下大權，歸己掌握，不日便欲起兵討逆，以輔立廬陵王為名，欲將臣等置之死地，逼陛下退位。臣等受國厚恩，不敢隱匿，求陛下俯臣等身受無辜，群臣罷職，免得受此大逆之名，致將陛下有濫用私人之議。現在廬陵王還在房州，仍求陛下即日傳旨，召進都中，復登大寶，以杜意外之禍。」武承嗣奏了這番言語，兩邊文武大臣，無不大驚失色，彼此心中駭異，也不知是誰有此議論，致為武承嗣妄奏。只見武后怒道：「此乃是寡人家事！前因太子昏弱，不勝大寶之任，因此朕臨朝聽政。是誰奸臣，妄議朝事，意在謀反，汝既聞風，未有不知此人之理，何故所奏不實，一味含糊？著即明白奏聞，以便按名拿辦。」武承嗣道：「此人正是昭文館學士劉偉之，並蘇安恆、元行衝、恆彥範等人，每日在劉偉之家中私議。求陛下先將劉偉之賜死，然後再將餘黨，交刑部審問。」武則天聽了此言，只見劉偉之現在金殿上，隨即怒道：「劉偉之，寡人待汝不薄，汝既受國厚恩，食朝廷俸祿，為何謀逆議反，離間宮廷？汝今尚有何說？」

劉偉之此時自覺吃驚不小，趕著俯伏金階，向上奏道：「此乃武承嗣與臣挾仇，造此叛逆之言，誣惑聖聽，陷害微臣。若謂臣等私議朝事，自從太子受屈，貶至房州，率土臣民，無不惋惜。臣等私心冀念，久欲啟奏陛下，將太子召回，以全母子之情，以慰臣民之望。且陛下春秋高大，日懼萬幾，旰食宵衣，焦勞不逮。家有令子，理合臨朝，國有明君，正宜禪位，隨後優遊宮院，以樂餘年，含飴弄孫，天倫佳話。此不獨與陛下母子有望，即普天率土臣民，亦莫不有益。如此一來，那些奸臣賊子，窺聽神器，擾亂朝綱之小人，自然不生妄想，不惑君心。此皆臣等存志於心，未敢明言之想。若說臣等謀逆造反，實武承嗣誣害之言，求陛下明降諭旨，問武承嗣有何實據！」武則天聽了此言，格外怒道：「汝說他乃誣奏，即以汝自己所奏，已自目無君上！太子遠謫，乃是彼昏弱不明之故？為何說率土臣民，無不惋惜？此非明說寡人不是，為眾怨恨？孤家年邁，豈不自知，要汝讀奏，卻是何故？汝汝所言，方可有益，不依汝所言，便是無益，這叛逆情形，已見諸言表，汝尚有何說！左右，將劉偉之推出午門斬首！」一聲傳旨，早有殿前侍衛，蜂擁上來，即便想動手。只見元行衝、蘇安恆這一班人齊跪在階下奏道：「武承嗣奏臣等同謀，臣等之冤，無須辯白。但是武承嗣不能信口雌黃，亂惑君聽！且請陛下，將臣等衙門，概行查抄，若有實據，不獨劉偉之一人斬首，即臣等亦願認罪。」武則天哪肯準奏，喝道：「汝等受國深思，甘心為逆，朕今將劉偉之一人斬首，已是法外之仁慈，汝等尚敢讀奏！」

狄仁傑此時見眾人所奏不準，心下知是武則天心懷懊悔，欲借此出那些悶氣，當時也就上前奏道：「劉偉之妄議朝政，理當斬首，但臣訪問此事，實在不止此數人，尚有武三思、武承業等諸人在內，陛下欲斬劉偉之，須將二武處斬，方合公論。」武則天聽了此言，忙說道：「狄卿家，不可胡亂害人！三思承業皆是朕的內侄，豈有謀反之理，莫非是卿家誣奏麼？」狄公道：「他兩人何嘗不想謀反？自從太子遠貶，他便百計攢謀，逢迎陛下，思想陛下傳位於他。近見陛下未曾傳旨，他便怨恨在心，欲想帶兵入宮，以弑君上，不料為劉偉之等人聞知，竭力禁止，方免此禍。故爾武三思等人，恨他切骨，又因他奏知聖上，故今日先行誣奏，以報私仇。若不將他二人斬首，恐欲激成大變。」武三思聽了此言，嚇得魄不附體，連忙與承業奏道：「臣兒何敢如此，實是狄仁傑有心誣奏，用這毫無影響之言欺蒙聖上。」狄公不等武后言語，忙道：「你說我毫無影響，劉偉之之影響何在？陛下說汝是皇上的內侄，斷不造反，劉偉之也是先皇的老臣，各人皆忠心義膽，更不至造反了。要斬劉偉之，連武氏兄弟一同斬首，隨後連老臣也須斬首，方使朝廷無人，奸臣當道。若開恩不斬，須一概赦免，方得公允。」武則天見狄公一派言語，明是袒護劉偉之，乃道：「狄卿家不可誣奏，寡人自己家的事，要他議論何於。方才在殿前所奏，已是滿口叛逆，如此奸人，不令斬首，尚有何待？」狄公忙又奏道：「陛下之言，也失了意旨，天下者，乃天下之天下，劉偉之所言，正是為天下之公論，豈得謂陛下家事的？若因此斬殺忠臣，恐陛下聖明之君，反蒙以不美之名矣。太子遠謫房州，豈不遠望慈宮，夙夜思念，若因武承嗣誣奏，致將大臣論斬，恐天下之人，不說陛下為奸臣所惑，反說陛下之把持朝位，無退讓太子之心。既滅母子之恩，又失君臣之義，千秋而後。以陛下為何如人？豈不因小人之言，誤了自己的名分，誤了國家的大事？武承嗣所奏，實有心誣害，請陛下另派大臣審明此事，方可水落石出，無黨無偏。臣因國家大事，冒死直陳，祈陛下明鑒！」這番說得武則天無言可對，只得準奏，將劉偉之等人交刑部訊問，然後退朝。

不說那武三思恨狄公阻撓其事，且說刑部尚書，自從武承嗣開缺之後，武后恐別人接任，不能仰體己意，當即傳旨命許敬宗補授。此人乃是杭州新城縣人，高宗在時，舉為著作郎之職，其後欲廢王皇后，立武則天為正宮，眾大臣齊力切諫，他說：「田舍翁勝□斛麥，尚欲更新婦。天子富有四海，立後廢一後，有何不可？」高宗聽了此言，便將武則天立為皇后。從此武后專權，□分寵任，凡朝廷大事，皆與敬宗商議。敬宗遂迎合意旨，平日與武張二黨，狼狽為奸，不知害了許多忠臣。此時為了刑部尚書，也是武后命他照應懷義的意思。現在將劉偉之發在他部內，當時回衙，便將武承嗣所奏一干人，帶回部內，一時未敢審訊。等至晚間，私服出了衙門，來至武三思府內，家人傳稟進去，頃刻在書房相會。敬宗開言問道：「貴皇親，今日所奏，已是如願所償。將他斬首，又為這老狄無辜牽誣貴皇親身上，致將此事挽回。但此事命下官承審，特來與皇親商議，如何方令劉偉之供認？」武三思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已非一日，可知此事不怕欽犯狡賴，惟是狄仁傑阻撓太甚。必得如此如此，不與他知道，然後方得行事。」許敬宗道：「此言雖是，但聖上面前，如何則行？」武三思道：「聖上此時已是悶恨非常！早朝之事，正是舍弟昨晚進宮，說明緣故。大人能如下官辦法，這事便無阻撓了。」當時又將薛敖曹之事，說了一番。許敬宗自是答應。

次日一早，敬宗也不上朝，天明便齊傳書差，在大堂審案。將劉偉之、蘇安恆一干人，分別監守，自己升了公座，先將劉偉之提來。偉之見是敬宗，知道這事定有苦吃，此時已將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，因是皇上的法堂，不能不跪。當時敬宗在上言道：「劉大人，你也是先皇的舊臣，你我同事一君，同居一地，今日非下官自抗，高坐法堂，只因聖上旨意，不得不如此行事。所有同謀之事，且請大人從實供來，免得下官為難，傷了舊日之情。」劉偉之高聲答道：「在官言官，在朝言朝，大人是皇上欽差，審問此事，法堂上面，理宜下跪。但是命下官實供，除了一片忠心，保助唐皇的天下，以外沒有半句的口供。那種誣害忠良，依附權貴，將一統江山，送與亂臣賊子，劉某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，豈有誤反之理？大人既看舊日之情，但平心公論便了。」許敬宗笑道：「這事乃聖上發來，何能如此含糊復奏？昨日在朝，說聖上傷了母子之情，太子受屈，百姓怨望，這明是你心懷不憤，想帶兵入宮，廢君立嗣，不便出諸己口，故供旁人措詞。可知此乃大逆無道之事，若不審出實供，本部也有處分，那時可莫恨下官用刑了。」這番話，說得劉偉之大罵不止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